

ZhongGuo ZongJiao ZheXue Shi

中国宗教哲学史

麻天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大学人文教材系列

中国宗教哲学史

麻天祥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哲学史/麻天祥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

(大学人文教材系列)

ISBN 7-01-005386-3

I. 中… II. 麻… III. 宗教哲学-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6683 号

中国宗教哲学史

ZHONGGUO ZONGJIAO ZHEXUE SHI

麻天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12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01-005386-3 定价:27.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宗教与宗教哲学…………… (1)

第一节 什么是宗教…………… (1)

第二节 哲学与宗教哲学…………… (14)

第三节 宗教制度化与宗教哲学的 二律悖反…………… (29)

第二章 中国宗教哲学的传统模式与 系统思维的总体趋势…………… (47)

第一节 天人合一,心统万物的儒教 哲学…………… (47)

第二节 因缘生法,万法唯心的佛教 哲学…………… (58)

第三节 道法自然,炼精化神的道教 哲学…………… (76)

第四节 中国宗教哲学的总体趋势… (84)

第三章 中国宗教哲学的起源…………… (97)

——神话故事中的宗教哲学意蕴

第一节 创世神话中的天人关系及其对儒道哲学的影响	(98)
第二节 感生神话的天命观	(107)
附 录 五行、阴阳八卦与早期宇宙模式	(112)
第四章 先秦时期的宗教哲学	(117)
——儒、道、墨与中国宗教哲学的奠基	
第一节 西周天命神学	(117)
第二节 儒教哲学之原创——从孔子到思孟学派	(121)
第三节 道法自然——老庄之道	(130)
附 录 天志与非命——墨教哲学	(136)
第五章 两汉三国时期的宗教哲学	(143)
——制度化宗教哲学的创始	
第一节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儒教神学	(143)
第二节 从黄老之学到早期方士化的道教哲学	(151)
第三节 佛教初传与佛道式佛教哲学	(159)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哲学	(171)
——玄学时代的佛、道、儒	
第一节 佛教玄学化与佛玄式佛教哲学	(171)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派	(184)
第三节 三教之争与三教融合	(196)
第四节 玄学风气中的成仙的道教	(210)

第七章 隋唐时期的宗教哲学 (219)

——佛教中国化与“重玄”的道教哲学

第一节 佛教与佛教哲学的分宗并弘 (219)

第二节 《坛经》——庄老化的佛教哲学 (235)

第三节 “重玄”的道教哲学 (246)

附 录 景教和伊斯兰教的输入与传播 (256)

第八章 宋金元明时期的宗教哲学 (267)

——宗教哲学的系统完善与交融

第一节 新儒教哲学 (268)

第二节 性命双修的新道教哲学 (281)

第三节 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289)

第四节 孔门大乘阳明禅 (303)

第九章 清代近世的宗教哲学 (317)

——儒教哲学改造和佛教哲学研究

第一节 雍正与禅学 (318)

第二节 儒教哲学的经世性改造 (325)

第三节 佛教的宗教学研究 (337)

附 录 基督教的传播与宣传 (356)

第十章 宗教科学哲学 (365)

第一节 佛教逻辑学——因明 (365)

第二节 道教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 (376)

第三节 佛教的科学分析及佛学、科学的

比较研究 (390)

主要参考文献 (419)

书 后 (427)

后 记 (429)

第一章 宗教与宗教哲学

第一节 什么是宗教

众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其实,它们都只是宗教在现实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制度化的宗教,而非宗教本身。因此,要想了解宗教哲学,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宗教。

“宗教”一词,似乎人人耳熟能详,仔细追究,大多是茫然而不知所以,乃至似是而非。在很多人看来,宗教就是有神论。烧香拜佛,乞求观音救苦救难是宗教;礼拜上帝,虔心忏悔,在教堂领取一份圣餐是宗教;追求长生不死,炼丹服药是宗教;甚至装神弄鬼、抽签算命、相面、气功,包括以一切手段神秘其说,招摇撞骗的就是宗教。总而言之,不是把宗教当作迷信,就是把迷信当作宗教;隐隐约约视宗教为一种神秘而深不可测,或者是有害的东西;相对好一点的也只是把宗教看作一种信仰。当然这是对宗教的

误解。

为了说明什么是宗教,我们这里先讲几个相关的故事:

其一是德国诗人,也是浪漫主义的哲学家海涅构思的寓言。他说,17世纪,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英国,一个发明家,异想天开,制造了一个十分完美的机器人,其功能同正常人几乎没有区别,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无所不能,然而遗憾的是,它不能思考,没有灵魂,所以这个机器人便向它的制造者索取灵魂。这个科学家被他的创造品搅扰得不胜其烦,便离开了大不列颠,跨海而至欧洲大陆。机器人也不灰心,紧追不舍,步科学家之后也来到了欧洲大陆,一见到它的制造者便高呼:Give me a soul! Give me a soul!①

当然,机器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没有灵魂,更不可能向制造者索取灵魂,否则就不是机器人而是人了。这里,海涅不过作为一种表述的方法,想要告诉人们的无非是:人,不仅需要有形质的肉体,以及满足肉体存在的物质,而且需要触摸不到,却具有主宰作用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机器人才不是人!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生死问题。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有生就有死,所以,无论贵贱贫富,都难免有“人生几何”之叹。追求不死、长生也就成为人类的一种期望,并付之于实践探索,这也被视为宗教。比如道教,自问世以来,精芜并存,虽奉老子为教主,却与道家之学多相悖谬。至于它的长生久视之说、黄冠襦袂之举,多以丹鼎、符箓之术取悦于世。其实道教的真精神并非如此。比如在金庸小说中被神话的全真七子之首——丘处机,就是一个抱有非常现实的生死观的道教领袖。

①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三篇,第99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公元1222年,他以75岁高龄,西渡流沙,登大雪山拜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礼相待,设二帐于其左右,并求之以长生之术。丘处机坦诚地告诉他:“但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修行方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可见,长生的追求,并非宗教的本质,长生之术不过是一些宗教组织的芜杂部分,或者说是民间的方术、巫术!

其三,普遍认为,宗教都可以赋予人超凡的特异功能,诸如白日飞升、刀枪不入之类,虽然荒唐,但是,这样的荒唐,自古及今,层出不穷,如此固陋,久而久之却成为合理性荒唐。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荒唐便是宗教。唐初有一个著名僧人叫法琳,因著《破邪论》、《辩正论》被诬陷“谤讪皇宗”。原本英明,尚能容纳不同意见的李世民一怒之下,判法琳死刑,并敕云:《辩正论·信毁交报篇》声称佛门法力无边,持续念诵观音七日者“临刃不伤”。故缓刑七日,投诸牢房,令自念观音,七日后试刀,看一看是否刀枪不入。七日后太宗面对等待试刀的法琳说,念得如何?法琳坦然对曰:七日来惟念陛下,不曾念观音。法琳的机智和幽默,让李世民惟有付之一笑。其实唐太宗明知人不可能刀枪不入;法琳更清楚没有任何法力可以让肉体抵御刀剑,惟有超凡的智慧才能使之化险为夷。显而易见,所谓刀枪不入之类的特异功能并非宗教,而是荒唐的自欺欺人,是巫术、妖术、魔术!

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胡适讲的两个关于佛教的故事,尤其反映出宗教非神秘化的本质。他指出,中印佛教是不同的,印度佛教的核心在于定,中国佛教重心在于慧。首先,他引用《修行道地经》中擎钵大臣的故事:

说的是,印度古时有一个国王,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个聪明干练之人以为辅佐大臣,举国上下,获得一人,弘雅博达,名德俱足。谨慎的国王仍不放心,要进一步考验其心志。于是以

“莫须有”加重罪于此人，令其托一盛满油液的平钵，自城北门穿越全城，继出南门，去城外二十里，至调戏园。所托之一满钵的油液，不得洒漏一滴，否则，格杀勿论。

其人托钵，惴惴不安，行程漫长，游人拥挤，车马塞道，加之臂力有限，如何能擎此钵而不使一滴油外溢？想来是必死无疑。然而，定下心来，换个角度认真思考，若能将油托至目的地，便可死里逃生，这可是惟一的生路。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心无旁骛，意念只在油钵，一手托钵，安步徐行。

首先是诸大臣及士兵，皆以同情与好奇之心，紧随其后而观之，窃窃私语，不绝于耳。虽然不胜其烦，但也不敢稍有懈怠。接着便是父母宗族，闻讯皆奔来为之送行，哭声震天，泪如雨下，路上行人也觉凄然。然而其人深知生死只在一念之间，便摄定心志，目不旁瞬，全神贯注，举步向前。

行至市中心，看热闹的越来越多，熙熙攘攘，似乎全城倾覆。其人心志愈坚，旁若无人。继有美女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众人皆曰：得睹此女，死而无憾，其人却托钵如故。又有醉象迎面奔来，轰鸣哮吼，如排山倒海，撞伤踏死行人无数，幸免于难者皆奔逃而去，独有其人若不知有大象来，专心托钵前行。相继又有城中火起，浓烟笼罩，房屋倒塌，烟熏火燎，救火逃火者辗转呼叫，其人却不觉火起火灭之事，专心致志，终于托钵至调戏园，钵中油一滴未洒。国王倍加称赏，高度赞扬被选择之人是人中之雄，虽然屡经艰险，却能临危不惧，无所不能，心性如此，无有能与之比肩者。随即立为大臣。

胡适说这是印度佛教，定。中国佛教则不同，他又讲了一则出自中国禅门的故事：

一个老贼行将就木，其子小贼求教日后谋生方式。老贼未置一词，带领小贼于月色中至一富豪之家穿窬而入。继而撬开

一室,轻启一扇柜门,命小贼卧身其中。老贼却将柜门锁上,并至院落中高喊:“有贼”,且于混乱中越墙而去。富家主仆老幼倾巢而出,找遍每一个角落,未见异常,以为虚惊一场而偃旗息鼓。小贼躲在柜中战战兢兢,惊魂甫定,正庆幸逃过此劫,忽然觉得不妙,柜中虽然安全,绝非久留之地。情急生智,计上心来,吱吱地学老鼠叫。正在迷糊中窃窃私语的众家丁循声来至柜前,小心翼翼地打开柜门,欲置老鼠于死地而后快。小贼早已做好准备,柜门一开,脚底抹油,出如脱兔,仓皇而逃。当家丁们意识到上当时,小贼已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了。众人点火持杖,追寻小贼于荒野之中。小贼前面跑,众人后面追,小贼慌不择路,一时间被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挡住了逃生之路。富家人多势众,小贼又是初出茅庐,只吓得汗出如注。骤然间,小贼灵机一动,忙将上衣脱下,包起一块石头,抛向河心,自己却躲在芦苇丛中。追赶的人听到水面上传来一声巨响,火光中隐约可见一件烂衫顺流而下,估摸着盗贼投河,也只好打道回府。小贼劫后余生,于黎明时分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中,入门但见老贼端坐床头,似等待小贼归来。小贼见状,气不打一处来,责怪老爹何以绝情如此。老贼不慌不忙,问小贼如何逃脱。小贼一五一十,如实相告。老贼拍手称贺,告诉小贼日后不愁生计了。小贼恍然大悟。

胡适说,这就是中国佛教,不是定而是慧。急中生智,绝处逢生,在没办法中想出办法!

表面上看,胡适说的是方法,也是追求的境界——定心与智慧。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准确地说一个实证主义的学者,胡适是激烈地反佛的人,他能对佛教有如此认识,尤其能显示宗教存在的普遍意义。

最后再讲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故事。

一次,毛泽东见到赵朴初,颇带有点幽默地问:此名赵朴初,

即非赵朴初,是否为佛家的通式?赵回答是。主席接着说:那么,作为佛家通式便是先是肯定,而后否定了。赵朴初说不是,应当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

尔后有日本人以此请教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引《金刚经》予以解说。日人据此认为,若依此思维,中国的事情或许办得更好。肯定、否定的两种不同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缘起和实相关系的不同理解。《金刚经》原文:

是实相者,则非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即实相非相,说名实相。

它说的是现象和本体、缘起与实相,性和相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本质上还是关于有限与无限的理论诠释。所以,说先肯定、后否定显然与佛理不合,说同时肯定与否定不甚符合佛学双遣或遮诠的方法,也不尽正确。这里实相实指性,即缘起之性,故非相,无以名之,假名实相。从根本上讲,佛学的理论就是否定!恰如斯宾诺莎之名言:任何肯定都是否定(To call anything finite is a denial in part)①。

这个故事反映了毛泽东对佛教的学习、认识、批判与理解,尽管还有很大的偏颇,但他并没有将佛教视作迷信,而且对其辩证的理性思维给予深切的关注。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由此也可见佛教对现象世界的认识,以及它是如何凭借有限的知识,力图认识并把握无限的。

① 转引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237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仅如上述,起码说明这样一些问题:

1. 人不仅需要物质性的肉体,还要有非形体的灵魂,宗教关心的是以有形质的肉体为载体,去超越肉体的灵魂。笼统地讲,是精神,是理性,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信仰,而非仅凭感情的信仰。

2. 长生不死、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刀枪不入等等欺人盗世之谈实在是邪魔外道,与宗教无涉。

3. 宗教追求的是一种境界,一种超越有限,或者说超越现实的境界。

4. 与境界追求相一致,宗教也有一整套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宗教不仅不是鬼教、神教,不是靠特异功能取悦世人、欺骗世人的邪魔外道,也不是单纯的,或者说非理性的信仰。

宗教的本质在于超越。有限无限是我们对宗教及宗教学思考的起点。

只有认识到以上几点,才可以与之谈论宗教。

那么,什么是宗教呢?

如上所述,对于宗教,至今仍有太多的误解。正如一位印尼的牧师所说:有学问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没有学问的人把迷信当作宗教。此说颇有些道理,认真思考,总感到不尽如人意,有学问、没学问的提法尤其不够准确。可以这样认为:

自以为有学问,却缺乏哲学思维的人,视宗教为迷信;

文化层次低(比较普遍,但也非绝对),而且有太多精神失落,或逼迫性的灌输(文化环境,与欺骗)所造就的群体、个体,则视迷信为宗教。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要么就是把宗教当作迷信行为予以排

斥,对宗教谈虎色变或讳莫如深;要么就是把迷信作为宗教而加以推崇与追随。这些都是缺乏宗教知识的表现!

何谓宗教?何为迷信?这里先讲迷信,以资区别。

从字面上看,迷信就是不清醒地,盲目地相信,缺乏理性,缺乏对对象世界的正确认识,不加选择地绝对服从与追随。英语也叫 Blind faith。另有 Superstition,作为迷信解释,主要强调的是极端尊奉或拘泥于礼拜、祭祀种种仪式。Cult 也是迷信,它指的恰恰是礼拜、祭祀等的本身。由此推论,迷信除了盲目信仰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表现:

1. 神道设教,尤其以现世神凌驾、控制信仰者。这是从迷信的制造者,也是迷信的对象这个角度说的,是迷信最显著的表现形式。

2. 靠仪式、金钱或其他种种外在的崇拜(包括卜筮、算命等),取悦神灵,即崇拜对象,以趋利避害,而缺乏心性涵咏(道德价值)和终极追求(超越自然、人生的终极关怀)的行为,是迷信而非宗教!这是就信仰者而言。

宗教显然否定现世神的存在,无论是基督教的 God,伊斯兰教的 Allah,佛教的 Buddha,显然都不是现世的神;甚至否定偶像崇拜,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意指真理、生命和智慧。道教的道,新兴宗教巴哈伊的大同,不仅不是现世神的崇拜,而且索性否定人格神的存在。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外在崇拜不是宗教的基本特征,更不是判定宗教的必要条件。

那么,到底什么是宗教呢?

事实上,任何学科、任何事物要给予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都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宗教。宗教,就现在的意义说,显然是一个外来词汇。所以,我们先看英文,可以由此追溯现有的宗教定义:

Religion: 1.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a supernatural ruling

power, the creator and controller of the universe, who has given to man a spiritual nature which continues to exis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body. 它说的是对于某种超自然力,即大千世界的创造者与主宰的信仰,这种超然的力量能赋予人类不死的精神品质。汉语解释为宗教信仰。

2. 指某种宗教。比如 Buddha, Christianity and so on.

3. Life as lived under the rules of a monastic order. 指的是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僧侣式的禁欲的生活方式。

4. Matter of conscience; sth. that one considers oneself bound to do. 良心所安之事,自认必须做之事。

也有人把它解释成单纯对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的(Belief in a personal God or gods entitled to obedience and worship),或者是关于它的表现、系统、组织的(expression, particular system of faith and worship),或者为之献身之事的(thing that one is devoted to)。如此也就像前面讲的那些误解一样,开始有点离谱了。

汉语词典的意思大概是,有教义、有组织、有礼拜仪式的组织形式等等,实际上指的是宗教组织,而不是宗教。事实上,我们如今所谈的宗教,大多是指宗教组织。任何宗教组织,都必然要考虑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也就必然背离宗教自身超越的性质。这是宗教哲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二律悖反)问题,也是研究宗教,以及从事宗教学研究的人必须明白的。

追溯宗教词源上的意义,在心理上和历史上都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指出某种观念形成的时代和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在不同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同现在意义的关系。罗马人对宗教原意就曾感到疑虑。Cicero(西塞罗)认为宗教源于“再次聚会、组合、思考、深思”等与忽视相对之意,也就是重视。另外也有人认为它来自“使之牢固、阻止不前之意”。可见,宗

教原意在于强调对对象世界的审慎思虑。

翻译成中文,宗教一词与原意已经不尽相同,但从词源上考察,还是与迷信大相径庭。宗乃宗奉、尊奉祖宗之意,教则是教化的意思。应当说,汉语宗教原有宗奉、宗守祖宗教化的意思。所谓“祖有功,宗有德”。亦有本、根本、本源之意,见《庄子·知北游》“将反于宗”,从哲学上讲,宗教也就显然是关于本体的探索了。宗教一词连用,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佛门称,教是佛祖所说,宗是佛弟子所言,应当说是觉悟大千世界的导引和工具。当然,宗,在汉语中也有祭祀之意。

上述定义虽然不尽准确,但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反映出宗教本来的内涵,只是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以及后来掺和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尤其是集团的生存利益的需要,才使其在一些领域中变得面目全非。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泰利斯宣称万物有神是宗教,释迦否认有任何主宰一切的神祇也是宗教。归心自我的是宗教,在万般无奈中祈求上苍的还是宗教。可见宗教同有神无神是没有关系的。

康德说,宗教就是道德。当我们把所有道德责任都看作神圣命令而必须服从时,那就是宗教。因为意识到它是责任,所以就变得神圣。他实际上否认人格神的存在,只是把上帝视作至善、至美的绝对统一。这是从伦理学上界定宗教的。

费希特不同意康德的意见,他认为把宗教作为道德行为动力的社会,只能是腐败的社会。他说宗教是一种知识,它给人一种能力,从而使人类自身对自我有明澈的洞察,因而解答了人类最高深的问题,给思想灌输了绝对的圣洁。这是就科学性质认识宗教的。

马赫对宗教的定义是依赖,绝对的依赖意识。这种依赖的意识是主宰而不被主宰(驱使人依赖,故为主宰)。这种说法遭